



黃子欽 固體記憶 2003



陳羚羊 十二月花

當代館展新靄 看攝影的新解 「出神入畫 - 華人攝影新視界」

文·攝／巫祈麟

照片資料提供／台北當代藝術館

打開紅燈的門，自去年底閉館整修的台北當代美術館，在今年西洋情人節再度開館。亮銀色的甜甜圈接待售票處，貼心新設的衣帽置放間。重展新姿的當代館，從硬體到軟體，在規劃策展方向與更形開放的空間裡，試圖更貼近常民的生活圈之中。重開館大展，以華人觀點策展之當代攝影展「出神入畫」，首次邀請台灣姚瑞中及大陸朱其兩位亞洲新銳策展人，以雙策展人的策展形式產生激盪，企圖重新詮釋當代攝影藝術的精神，希望打破傳統「攝影藝術」的平面概念局限，提出一攝影／影像的新藝術觀點，走出自己的美學新路。並經由臺灣、香港、大陸等地的選件並置策略，經由物件間，產生初可供對話基礎與辯證的激盪，同時凸顯同文同種的華裔當代攝影藝術家之文化、價值觀與藝術語彙等的差異。策展人之一姚瑞中說：「這個展在最初做策展藍圖設定時，就不是攝影圖片展。而是用攝影的觀念衍生進行的創作，所以，勢必產生很多樣的風貌，主要關注在作品的生存狀態與攝影在幾個華人社會中的共異性。」

這是攝影嗎？

從攝影基礎概念下，當代華人藝術家，如何對攝影這回事？按照手冊上觀展動線，大廳台灣新生代藝術家吳達坤嵌在地下，粉色系的一連串由電線合成技術看似卡通遠遊，想必在蘋果或 Ctrl 加上 c 或 x（更多功能鍵），不斷複製與重現影像的作品雕塑過程。進入展場從左邊一樓逛起第一間，穿堂大陸藝術家吳小軍的作品「路險」，就徹底給觀者來各震撼教育，作品的主體，是裝置作品還原照片中發生的事件，嚴格稱為照片的東西，小幅掛在牆上，與裝置互相參看成趣。僅只，展場中最先看到兩件作品，便知要大幅調整腦袋的還儲存對「攝影」兩字的侷限，觀看的心胸自然大了很多。從展出命題「出神入畫」，姚瑞中表示觀者大約可以抓到，整個展覽的主要脈絡。「出神」就中國古代字意的詮釋，意旨技藝超群，讓觀者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從一個時空進入到另一個時空。現代觀點的解釋，則是人接收到不斷大量資訊，形成脫離現實「忘我神迷」。「入畫」在古典攝影形式上，是當照相機快門一按的那一剎，時光畫面定格，不能有修改的餘地，可是，現代的影像技術，則一面往著

把畫面攝下，再應用不同的技術，把創作者想要呈現的畫面，可不計次數反覆修改，完成自己心中的那一幅畫，這則跟千百年來繪畫家們的終極目標達到心中烏邦，不謀而合。無須在攝影定義或形式中拘泥打轉，姚瑞中認為從作品中的議題性，探討攝影藝術未來的可能性，美學才有再繼續追求的價值和新出路。

二樓大廳有如徹底攝影新解，交雜群魔亂舞般精采，陳順榮的「風中的記憶」、謬曉春以扮裝孔子入鏡「隔世」、黃子欽「固體記憶」自成一塊有關回憶的作品晶像。陳文祺和路蓉之、可樂王、陳敬寶各做婚紗工業、西門町青少年族群、檳榔西施等台灣奇觀的聚落。蒼鑫、林欣儀、郭慧娟、陳擎耀、李師儀以自身份裝或與人換裝作為自我無限變形，分身本尊一起玩。綜觀二樓大廳，能輕易辦別兩岸三地社會體制的不同，幾個社會衍生出來的美學概念各有奇花異果。比如大陸對生存狀態的焦慮感身體反思，對照台灣多數作品呈現搞笑、哈日、充滿無厘頭歡樂。作品氣質與向度自然大不相同。二樓走道三間兩岸身體概念分呈，是個人覺得本展最值一看的作品，陳界仁「十二因緣」系列與「加工廠」，陳玲羊以女性身事經血為作品「十二月花」，何成瑤與患精神病母親同自己的兒子一起，串聯血緣的身體。崔袖聞以名畫「基督最後晚餐」由一位櫈板大陸小學生，扮演十二門徒，攝影／錄像之作能量甚是駭人。

於是一樓二樓逛下，攝影所帶來的意義，似乎更具未來性，眼界自是寬闊迷亂各半。在館內接受採訪的政大廣告系教授同時也在學校教攝影的游本寬也不忘提醒，年輕的藝術家不斷往上往外往自己探處極限，似乎更易凸顯基本功架的深不深。他在仔細看完展覽，仍還是對陳界仁的作品在傳達作品意念之餘，仍致力光影、構圖、色澤的挑剔與敏感，作品着力深厚渲染出的能量，似乎軟得人心。

「出神入畫 - 華人攝影新視界」，展期自即日起至五月二日為止。據當代館公關人員表示當代館在本展之後，今年度的展覽已經敲定接下來陸續幾檔大型展覽，包括原生韓國頗負盛名的「Media City」，與年輕次流行文化互通生息的「動漫展」，與去年舉辦頗受好評今年接續在辦 TNT (Taiwan Artist Today)，明年度，則定位為「策展人年」，將陸續邀請四到五獨立策展人，各自辦展名單則陸續確定之中。



陳玲羊 十二月花



吳小軍 吳仙 2002



吳小軍 吳仙 2002